三王外紀

156
5
1

中嶋規之様

荘王　峡公甲府公也

中嶋棕隠ハ小中村清矩ノ外祖也
陽春廬記ハ小中村清矩之

東武野史訊洋子著

荘王立三十年無子二弟其一為峡公綱重其二為館林公綱吉峡公先薨延宝八年夏　荘王有疾弗豫至相廐梁侯忠清與列相参政議為　王立嗣廐梁侯欲請　山城天皇支屬有栖幸仁立以為嗣昔者鎌倉王實朝遭害無後執政平義時請　山城天皇至相藤道家之子頼経立以為嗣而已専政廐梁侯蓋倣之也時列相参政莫敢可否者唯獨列相安中侯正俊執不可而欲迎立館林公曰與廐梁侯争

莊王 峽公甲所立也

憲王外紀

東武野史訊洋子著

刀水書屋
陽春廬記

莊王立三十年無子二弟其一為峽公綱重其二為館林公綱吉峽公先薨延寶八年夏　莊王有疾弗豫丞相廐梁侯忠清與列相參政議為　王立嗣廐梁侯欲請　山城天皇支屬有栖幸仁立以為嗣昔者鎌倉王實朝遭害無後執政平義時請　山城天皇丞相藤道家之子頼經立以為嗣而已專政廐梁侯蓋傚之也時列相參政莫敢可否者唯獨列相安中侯正俊執不可而欲迎立館林公曰與廐梁侯爭

矦

憲王常憲公也
猷王大猷公也

於是他列相參政皆助安中公而共成其謀焉五月
甲午　莊王疾病乃詔徵館林公立為太弟丙申
莊王殂太弟立是為　憲王或曰　莊王實以四月
中殂以無嗣故秘喪大臣議立太弟然後發喪云
憲王之母平安才婆也初名辰後更名五〻初　猷王
時有乳母齋藤春日者辰自平安為春日房婢頗来
有容色時〻從其主侍　猷王猷王見而悦之回幸
之有身乃從（徙）之別宮辰於是自慙卑賤私請　山城
天皇大臣二條氏家臣北小路俊孝之子本莊宗利
為假父因冒其姓為本莊氏本莊氏既姙私使僧道

亟祝更卜之且因祈禱焉有僧尊融卜之曰所生男
也不啻君一國卒必登大位本莊氏大喜竊冀其言
之效焉以正保三年正月丙辰生　憲王憲王童稚
莊王時封館林公及　莊王殂入繼大位　憲王
即位尊母本莊氏為太后其宮號桂昌院尊融尚無
恙太后以曩者尊融所言告　王且曰是神僧也不
可以報不其勞也　王亦以為然至元禄間為建寺
於城北大冢里而寘之號曰護國寺安太后所奉観
音像焉　王与太后更詣而上香多置田園開市廛
憲王既立明年春廏梁矦忠清免相禁朝請忠清丞

名下恐脱字

公

憂憤不食而死安中侯正俊代廐梁為丞相従封侯古河原秩四万石累増秩至十三万石後頗驕恣奉職無狀貞享元年八月壬戌参政稲葉通秀殺之於朝在朝士太夫共殺通秀

王初為館林侯娶于　山城天皇大臣鷹司氏藤姫名房輔之女也及　王即位尊藤夫人為后無子有妾小屋氏名傳其父　王朝賤卒也與人博而爭賭所與博小山田弥一殺之而亡傳先為館林邸宮婢公召而幸之生一男小名徳松生二歳公立為王立徳松為太子更名綱熈立小屋氏為夫人又生一

公世

女名鶴子天和三年五月己巳太子薨凡生五歳夭鶴子後降嫁紀世子子綱教其族父也無子先世子薨小屋夫人所生皆不幸早世而　王寵之滋甚幾並后女寵之盛自此始也

初　王少之時太后語之曰昔我事　獻王獻王言曰余欲治國家夙夜勞心焉余無怍也所恨者無学耳余有子孫將必令讀書也君盍思諸以故　王少好学及登大位益勤焉

初越前侯光通無嫡子有庶子名直堅有故匿之定不立以弟松岡侯昌勝之子為儲嗣見諸　莊王莊

南松山豫州也

賢按世子上恐脫一字

王賜名綱昌直堅望之及　憲王即位直堅出奔東都越前侯病之因失心自殺　憲王詔廢綱昌更立光通之弟為後賜名吉品因削其地之半越後侯光長不能制馭臣下天和中大夫小栗正矩陰謀不軌發覺詔召越後侯及大夫正矩等於東都　王親聽其獄〻決賜正矩死幽越後侯於南松山侯國世子綱國於福山侯國越後國除光長之從弟姫路侯直矩坐聞越後國亂而不能治減其秩半徙邑於豐後州日出　王朝士大夫及越後國人連累獲罪者多於是諸侯咸畏　憲王之威斷不寒而慄仙臺侯綱

斜橋筋違橋也

廠當作敞

忍陵今東叡山也

渥公尾張公也

村嘗語人曰予昔朝見　莊王必見其面於　今王則不敢視其面每朝見不覺吾面俯也其見畏憚如此都下斜橋門外有佛寺號知足院住持釋隆光自憲王在藩時為其祈禳　王登極以為隆光有力焉遂寵之元祿初詔還院於神門外規地方一里堂宇寛廠奢靡罕比更號護持院內賜扁額　王數移杖焉後以隆光為大僧正令城郭諸門隆光出入監門吏卒拜稽首如參政以上出入寶永中隆光告老王命有司造院於駿臺里使隆光老焉賜號成滿院初博士林道春私建書院於忍陵號弘文館渥敬公

湯嶋孔廟今昌平阪聖堂也

指數百金助其費安仲尼及十哲像春秋祭之 憲
王即位尊崇儒學元祿四年建孔廟於城北湯島里
林氏所奉祀仲尼及十哲像焉因號弘文館殿名 遷
大成內賜扁額以道春孫信篤爲國子祭酒兼朝散
大夫明年二月上丁始釋菜焉 王親臨之置祭田
且命既稟以爲生徒之食於是士大夫彬彬知向学
實國初以來所未有也
元祿中 王親說周易於朝每月數次諸侯百官群
士大夫苟得謁見者咸列侍聽之五歲乃畢
王好儒学徵布衣文学之士於是起家奉朝請者二

十餘輩大都林氏門人也 王又令近習之士讀書
燕居必使其說經若講經義於前或躬親教授以爲
樂於是搢紳大夫皆競学問外諸侯皆辟儒士諸大
夫苟有田祿者皆爭延師而學焉儒教之盛實前代
所未有也
王自喪太子而後後宮無復產子乃万方求嗣僧隆
光進言曰人之乏嗣者皆其前生多殺生之報也故
求嗣之方莫善於愛生物弗殺殿下誠欲求嗣盍禁
殺生且殿下以丙戌生戌生屬狗最宜愛狗 王然之
太后亦聽隆光爲 王言之 王曰敬諾乃立殺生

之禁下愛狗之令於都鄙獵師漁人之外不得捕鳥
獸魚鱉自鷄鶩外人家不得籠養百鳥雉鶉狗狂犬
尚不得杖之而況殺之乎自中貴人以下凡近侍之
士不得食鳥獸之肉雖魚鱉其生則亦不得食之昆
蟲之微必愛之雖蛇虺之害人及蚤蝱蟣蝨之細亦
不得殺之於是有犯殺生之禁而死者有傷狗而死
者有殺狗而死梟首者人家有病狗則鄰伍相告會
集而視之延醫治之於是乎都下有業犬醫而富者
有狗生子則往告官而鄰里吏守之有狗臥當路則
行人避之凡坐殺生与不愛狗被刑者歲不止數人

且刑不止其身逮亦十數民之疾苦不可勝言也及
後 王患都下狗衆而殺傷不止乃詔有司於都西
三十里中野之地造狗廬方一里盡徙都下狗焉置
狗監一人吏二人狗奴數十人令都下之民給之食
每狗一頭如一人半日之食狗凡千數頭其損米可
知也於是群狗相鬬或傷或死奴救之亦有傷者日
夜吠聲聞于數里
王又愛馬禁燒馬頭毛及棄死馬於野犯者罪死
王好拂林狗命侍中盤築侯忠德小城侯元武畜諸
郎中二侯競求貴價者皆畜百餘頭有一頭直數十

金者置監吏養之以精米飯及鮮魚　王時遣使徵
狗二匹則命有司檻轝載狗以授使者吏卒護送行
人為之辟
王性忌克喜怒不常左右近習多忤旨獲罪或被斥
逐或幽死甚者　王親刃殺之侍中牧野成貞憂之
以為人主不宜間居乃勸　王召儒講経召僧講法
召猿樂人作戯於是無論林信篤等諸博士日侍講
筵都下諸名僧更進見及猿樂人數輩日夕奏技並
為消日之具
王好猿樂不徒觀聽亦親為之猿樂人自卑賤起為

中郎者百餘人有拜朝散大夫者　國初以来所未
有也
王好奢華好施予日賜群下不貲久之内府且匱乏
有司憂之列相或諫之　王曰余王海内他無所樂
唯賜群臣是吾樂也卿等無復言之其至性乃尓
初牧野成貞為館林相秩三千石及　王承大統成
貞從入遂侍中　王寵之封関宿侯累增秩至七万
三千石權傾列相　王數過其邸賜及家人成貞之
妻卑賤之女少侍太后以太后之命適成貞氏及成
貞封関宿侯妻為夫人無子有一女乃乞故館林相

黒田直相之子以為嗣名曰成住以女妻之　王之
過其邸也見成住之妻而悦之曰戯之成住聞之恚
甚遂自殺妻亦病之曰得羸疾而死關宿侯亦心非
王所為乃与夫人議不復乞養人子　王与太后更
言之對曰臣前乞養人子無禄不得其死臣女亦不
幸病死是天絶臣後也雖有　王命臣豈可逆天重
求為後者敢辞太后見關宿侯夫人亦数言之對
如關宿侯關宿侯夫人之兄子先為僧隆光弟子在
護持院未髡頭髪於是太后奪之以予關宿侯　王
從而命之關宿侯辞不獲命遂受以為嗣名曰成春

柳沢弥太郎
東白田三州也
牧

當此時也　王甚寵柳澤保明關宿侯知其将逼已
稱病告老自號大夢居士成春継立徙封東吉田因
増秩為八万石成貞既老在城東別業　王亦過焉
待其病間遣使者召之燕見優礼待之後以為常同時
前列相小田原侯忠明亦老自號木入居士与大
夢同召見侍燕優礼亦如之
北見重政以騎郎給事中　王悦之累増秩至二万
石賜爵列侯侍中位亞牧野成貞居三歳坐事獲罪
幽于来名侯國痩死于幽所無後
飛騨侯頼時侍中忤旨徙封上山悪地也飛騨國除

鬯侯加賀侯也
鬯子侯加賀支族也

為州

王好男色自外諸侯以下至朝士大夫及吏卒家人子弟苟有姿色者皆入侍中如鬯子侯利重肥後子侯有孝備前子侯輝録南部子侯直政莊内侯忠貞宮津侯昌章長岡侯忠辰松本侯忠周膳所侯康命田中侯資直津和侯茲親飛驒侯頼時磐築侯忠德壬生侯輝貞懸川侯直朝飯田侯親常苅谷侯重冨生實侯重令柳生侯俊方皆以色其無色而侍中者如肥前子侯元武桑那侯定重篠山侯信庸數人而已柳澤保明黒田直重皆自少府郎以色幸卒爵列侯保明封河越後徙峡直重封下館他以色愛幸得祿位者不可勝計外諸侯多傚之者皆比頑童中津侯長亂以所愛秋元孺子為大夫以乱國政大夫飼

子

犬氏去之他国 王詔幽長亂於其宗國小倉立長亂弟長圓因削其地之半

廟

王好祈禳禱祠僧道巫祝應徵進其方者甚多造佛寺修神祠遠近不絶

王好修造數興土木令諸侯供工役動輒費數万金

学

王好猿樂諸侯以下傚之洋々其聲盈溢于城市家人子弟競樂習以求仕進雖士不耻與猿樂人比況

其下乎諸侯唯備前侯綱政土佐侯豊昌中邨侯昌
胤一關侯建顕八戸侯直政好雅樂
王在藩時辟其舅本莊宗資命為騎士秩八百石及
王即位增秩至五万石封為笠間侯侍中後復益累
二万石太后假父宗利有子名道芳賜爵列侯秩万
石宗資之長子宗俊有二子長曰宗信少曰宗春宗
春亦賜爵列侯秩二万石封為丹生侯外戚之盛
國初以来所未有也老成人曰昔者　莊王之母賤
人之子也其父先犯禁刑死　莊王即位賜其舅增
山正利爵列侯秩万三千石封為下館侯外戚之
寵自此始　憲王之寵母家可謂僭尤矣漢元帝封
王氏五侯君子過之我日本外戚一姓三侯可不謂
過乎其後丹生侯薨無嗣以宗俊之少子宗長為後
少夭無後國除
柳澤保明自　王在藩時近侍左右及　王即位為
少府郎　王甚愛幸之累增秩遂封為列侯侍中位
亞關宿侯成貞權傾列相　王數過臨其邸賜及家
人元禄七年封河越秩六万石　王又愛壬生侯輝
貞累增秩徙封高﨑　王又數過其邸賜及家人
王令河越侯以其妻親屬女妻輝貞後數歳關宿侯

成貞告老河越侯保明在中專權如丞相高崎侯輝貞副之河越侯好內妻折井氏無子姬妾十餘人更生子女五男長曰安暉次経隆次時睦次保教少保経初 王過河越侯邸河越侯見其美人焉 王悅安暉之母頗狎之既而生安暉河越侯微言其子不似已以誣 王王亦未甚拒之以為儻有之自是視安暉如子河越侯則不敢子視之及其長也不為置師傅 王數召見而賜飲食及賜金帛器玩動直千金在朝士大夫畏而事之猶 王子自宗室諸侯以下至吏民問遺目至安暉性戇加以恃 王寵驕恣人

或說河越侯使為擇師傅河越侯曰子言誠善然安暉非吾所能教訓也人聞之愈益疑安暉非河越侯子云

王以丙戌生闌宿侯成貞以甲戌生河越侯保明以戊戌生世謂之三頭狗

王好鬼神畏 神祖于時皇子釋公辨以寬永寺住持典祠日光山陵寢 王尊敬皇子尤甚數延請之為張宴樂問以金帛珍寶百爾玩器每輒百數賜及從者 王曰煩皇子善為寡人祭使 神祖饗其每有事於陵寢 王在東都不能自安以待有司之

報々書至曰礼成無故則嘉鮮憂如聞有風雨若他
故不克成礼則懼
王所徵使近侍者自儒士伎樂之外平安北村季人
吟以為和歌徵住吉廣純以善畫並給事中又徵徵
伶工四人狛高規吹笙秦兼種吹篳篥秦兼竹吹笛
狛近方吹笛並給事中
釋覺彥以持律聞　王召見而奇之賜之地於湯島
里令建寺焉號靈雲寺且賜田祿後數召見而問法
焉
王悅增上寺住持釋了也數召見而事之又數過臨

其房賜及其徒詔以了也為大僧正從住住持增上
寺者皆為大僧正　王又悅金地院住持釋崇寬數
召見數過其房賜及其徒及没謚佛慈普濟禪師
釋英岳前住和州長谷寺既老而来東都　王召見
而悅之養以稟米賜之地於湯島里令造菴焉賜號
進休菴英岳日入侍　王間　王亦過臨其菴
釋寂仙前住平安黑谷金戒光明寺既老而来東都
寓於幡隨意院　王聞其多学也召見而悅之數有
問焉欲使其住增上寺而未果會　王殂寂仙亦尋
没

滬侯水戸侯也

王不好田獵而好宴遊其行所過僧院則寛永寺增
上寺護持院金地院浅草寺護國寺進休菴臣下之
家則関宿侯成貞河越侯保明高崎侯輝貞笠間侯
宗資之第凡此皆歳数過他過浘侯紀侯滬侯甕侯
邸各一次過列相小田原侯忠朝忍侯正武佐倉侯
忠昌土浦侯政直侍中上田侯忠德邸各再次　王
不好飲酒凡所過臨就位先為陪從及主家親說經
一番次命主人說次令主家子弟及儒臣說皆有賞
賜說經畢王戲舞一番次令主人舞次令主家子弟
舞或令陪從者各奏其技賜饗無筭衣物金帛器玩

大率直数千金家人子弟共受恩澤主家享獻亦直
数百千金盡歡而罷或歸用火
王好年少近習率以色進郎中数十人其所親幸者
二十餘人寄在河越侯邸其舍如侯家人或有妻或
未室平日自下直至上直起居飲食学習作事皆有
法制不得有變河越侯令近臣四人更監察之郎中
家相具注記而待夕因四人者上之河越侯郎中有
初瘠而後肥者河越侯命有司謂其人減餐其不得
自恣如此凡郎中不問宮城内外行不得顧視在道
不得与人言雖諸父昆弟不得数相見及通書問以

耕

列侯為郎中者前後二三十人於中屬河越侯者三
人曰安中侯政森結城侯勝長西臺侯忠統以皇人
子為郎中者三人曰長澤資親前田賢長前田玄長
皆在河越侯邸其餘朝士太夫及陪臣處士之子苟
有姿貌者不問種族輒召入云
古先天皇陵墓散在遠近諸處歷年之久毀壞者十
九樵蘇憩焉牛馬牧焉曾不知其為可畏或至於失
其處而莫識者君子痛焉人或以告　王王甚憫之
元禄中令有司修之增封其冢正其兆域藩之屛之
耕牧者不得侵之其莫識其處者博士考諸史傳有

域

△遣使奉幣享献其礼甚大自皇家衰微大祭廢三百

司訪諸父老必取其有支證者然後因其故丘修築
之歲餘畢功
加茂廟者平安大祀也每歲四月兩次祭之　天皇△
百餘年矣　王令復之博士祝士考其禮元禄十七
年始行事平安之西有佛寺號大通寺祀六孫王源
經基祀廢久矣元禄中住持僧南谷来東都因河越
侯保明上書奏聞　王乃令有司新其廟廣其區域
置之祭田九月十日祭以盛禮　王之興廢此二事
其最大者
故事　王即位必謁日光山陵寢　憲王立数歲及

好字下疑脱賜字

元禄中詔列相議日光之行先是　王奢侈且好与
府藏殆空用度不足浪華駿府二城皆有　神祖所
藏金数鉅萬後先輸諸内府　王畢用之以濟其欲
於是　王府遂空列相奏言　殿下日光之行法當
用十万金而今府藏空竭無以供費未可以有行也
王泣曰吾有海内而不得有数日之行焉用王為因
減飲食弛樂列相及侍中諸大臣皆病之時忠房正
武為計相召大農度支官長以下而問足用之術焉
大農荻原直秀對曰海内見行世幣既有其数不可
遽殖莫如和劑他物以為色幣無取益於原材而其

奏

数倍故為之便矣忠房曰善遂奏請造色幣報可於
是下局務造色幣慶長中所造金銀二幣皆純金至
是和金以銀銅和銀以銅錫皆半原金大板小板方
金形及重皆如故錠銀碎銀形皆如故並款文曰元
故俗謂之元金別造小方金形如故方金而重半之
款文曰二朱十年始行新幣直皆如故日本造悪幣
此其始云既又鑄銅錢和銅以鉛錫及搗敗陶器為
末以糅之文依　猷王寛永中所鑄錢曰寛永通寶
而形小焉重六分強与寛永錢並行列相或言錢薄
小且悪直秀曰幣者　國家所造雖以瓦礫代之而

且可行今所鋳銅銭雖悪薄尚勝於紙鈔可遂行之
在朝莫敢難之自有銅銭以来未有若是之悪者云
於是 王府復充実列相省覧相慶曰自 先朝未
聞 王府多金如此因増直秀秩以賞其功直秀者
初為計吏歳俸米百五十苞数為 王家興利以功
累遷為總計官拜朝散大夫賜田祿累増秩至三千
五百石
初 猷王用僧天海之言建寛永寺於忍陵以擬平
安比叡山故號曰東叡山先建法華常行二堂欲建
根本中堂及文殊楼而未果 猷王殂 荘王幼冲
且多病未及継先志而殂 憲王立有志於奉先元
祿十年遂詔有司修造寛永寺命薩侯綱貴助工役
新建根本中堂及文殊楼宏麗無比越明年成 山
城天皇遣使賀之且内賜扁額八月 皇使先来九
月甲戌落之 王与 皇使臨焉萬舞九奏如室町
王道義落相國寺塔儀明日諸侯群卿大夫士咸朝
而賀之丁丑 天皇所賜之額乃至未到寛永寺都
下雉門外街上失火時南風烈火及寛永寺
園寝親王釋公辨房並罹災中堂及文殊楼幸而免
是災也火起於巳時止於翌日雞鳴凡延燒方二十

里時人謂之中堂之火有識曰昔室町王道義造相
國寺於平安建塔焉既成而落以盛禮　上皇親臨
天皇遣使賀之無何相國寺火時人以爲天災今中
堂之火豈亦其類邪於是　王詔有司再造　莊王
園寢命藝侯綱長助工役

元祿九年因國用不足初税酒家由是酤酒增原價
之半酒家皆私釀以占其利十二年八月辛亥夜大
風拔木發屋冬関東饑太倉米每七斗直小板一金
自是連年穀不熟米價弥貴十三年太倉米每六斗
直小板一金　王乃下詔令酒家減釀本用米不得
過五分之一於是酒價弥貴而私釀弥多有司遣吏
行都鄙酒家皆（酒家）匿私釀且賂吏以求免誅吏有致富
者酒家亦多利云

十四年冬関東饑途有餓莩　王詔有司造廬舍於
御廐渡東三里靈山寺側爲粥以食餓者人一合米
至明年春而止民亦能不餓

元祿十六年十一月乙丑雞鳴地震東都方三百里
王城樓臺諸門壞者十六七諸侯以下邸第垣屋無
有完者　國初以來地震未有若是之甚者云是日
王詔列相有司修城命大小諸侯助工役凡三十餘

諸侯奔命是月辛未滬邸失火延燒方二十里兩國
橋焚避火者不得過随水而死者七八百人初地震
大動三復荐動日夜凡六七十動經久不止家人老
羸有暴露於外者至明年春一日猶十餘動半歳乃
止小田原城因地震壞城下民家火城焚海溢房州
破千餘家死者数千人先是新幣行而　王府充
王乃詔列相議曰光之行至是復寢後遂不果行
明年改元寶永因地動之災國用不足於是廢元祿
銀幣更造悪幣寶永中凡三改之毎改益加以他物
欵文曰寶有二宝三宝四宝至四寶原銀存者四之

一往者元祿新幣特色薄無光耳至是其色黑黯如
鉛且生赤鏽公家雖行之以故直而民間則以五之
一行之
元祿以来諸侯漸貧國用不足仰給商賈者不啻小
侯於是私造銀鈔以足國用者十六七　王亦不問
寶永四年十月壬午地震駿州以西攝州以東遠州
海溢壞新井白菅二驛居民皆上丘陵而免是月辛
丑日映富士山發火相武二州而沙土及灰方三百
里数日而止沙土積深者平地数尺田皆為所埋
王詔有司令郡國毎秩百石出金二兩以賑相武二

州窮民且大興役以為二州除灰沙其深厚不可除者移其民於他處凡其田永荒為不毛之地者若干万頃先火之発也有声如雷少焉天陰晦冥如黄昏而黒灰如霾人未知其所以也行道者或張傘或戴笠婦女恐怖掩耳閉目居一二日乃稍々聞知其所由云實數百年来所無之災也

荻原直秀請鑄大銭径一寸二分重當寛永二銭二分文曰寶永通寶背郭有四圓凹内欵永久世用四字一銭直寛永十銭宝永五年銭成民甚不便商賈不取　王詔有司不便大銭者抵罪商賈不取者人

淂告官三令五申民愈益不便人亦莫敢告官銭益不行以終　王世　文王立而大銭遂廃

五年三月乙酉平安火　天皇宮太上皇宮皇太子宮皆災　王詔列相河越侯喬朝営築三宮命福山侯忠雅加納侯光永圓亀侯高或津和侯茲親備前子侯政倚助工役

浅草川舊有二橋各長数十丈一曰仙壽橋在仙壽驛二曰兩國橋言跨武總二州也元禄中　王詔於兩國橋下流更造二橋一曰新大橋在兩國橋南里餘二曰永代橋在新大橋南里餘港口橋之東南曰

永代洲故名也舊以舟渡行人二橋成而民甚便之
城南三田鑿新渠以利漕運士民皆悦
王扵諸侯能用其威終　王之世大小諸侯或有罪
或無嗣或失心亾國絶世者甚多宗室則越後侯光
長二十五万石其他宮津侯尚長七万石鳥羽侯忠
勝三万石田中侯忠能四万石沼田侯信利三万石
參政稲葉通秀二万石鳥山侯資祇三万石侍中北
見重政二万石高遠侯忠常三万石河侯忠之八
万石北松山侯勝賢五万石圓丘侯重益四万石出
石侯古英五万石福山侯勝峯十万石美作侯長成

十八万石伊丹勝乘万石赤穂侯長矩五万石此皆
國除其他諸大夫以下秩不滿万石者不可勝数諸
侯有罪削地徙封若貶爵秩者宗室則越前侯光通
五十万石削其半姫路侯直矩十五万石削其半收
姫路城而徙封日田其他本多忠尚万石削三千石
而除侯籍白川侯忠弘十五万石削五万石徙封山
形西卿治員万石貶其半秩而除侯籍宇多侯信武
三万石削万石而徙封柏原中津侯長胤八万石削
其半長島侯忠充万石貶其半秩收長島城而除侯
籍盤邨侯氏音二万石削其半秩收盤邨城而徙封

頸城懸河侯直明三万石削万石收懸河城而徙封
巽坂此其大略也於中或既奪而復予之或國雖除
而以特恩立後有祀者亦不少云
王好富貴人樂於巽人祿爵終　王世封侯益地增
加秩祿者不可勝数宗室則峽公綱豊原秩二十五
万石增十万石瀧公光國原秩二十八万石增七万
石封瀧公光友庶子義行義昌紀公光貞庶子頼職
頼方為列侯秩皆三万石封瀧公頼房庶子頼元頼
隆為列侯秩皆二万石封頼雄為列侯秩万石其他
松平忠清以白川侯忠弘義子封為桑折侯秩二万

其姓未詳恐共字誤

館

石越知清武以賓峽先公綱重之子封為館林侯秩
三万四千石本莊宗資以外戚封為笠間侯秩五万
石後徙濱松增二万石宗資之孫宗長別封為丹生
侯秩二万石本莊道芳以巽大后其姓封為高富侯
秩万石柳澤保明以嬖倖起少府郎封列侯秩十五
万石初侯河越後徙峽北見重政黒田直重亦皆起
少府郎封列侯秩皆二万石通重侯下館牧野成貞
自館林相入侍中封関宿侯秩七万三千石成貞告
老養子成春嗣徙東吉田增七千石御史坂本正次
原秩二千五百石為鴻臚封列侯秩万石無何有罪

奪所増秩除侯籍侍中稲葉通秀原秩五千石為参政封列侯秩二万石騎郎将本多正重原秩七千石為謁者兼鴻臚封列侯秩万石後為参政為列相累増秩至四万石侯治田侍中内藤正勝原秩六千石為大坂副留守封列侯秩万六千石侍中米倉昌尹原秩八千石為参政封列侯秩万三千石戸田忠利以峡相従峡公入西城侍中封為足利侯秩万一千石侍中大窪教寛原秩六千石為参政封列侯秩万一千石此皆新封為列侯者也其舊諸侯以勲労若因従封増秩者安中侯正俊原秩四万石従封古河

前後増秩九万石西亀山侯忠徳原秩三万八千石従封盤築又従出石又従上田前後増秩二万石壬生侯輝貞原秩三万二千石従封高崎前後増秩四万石田中侯政直原秩四万石従封土浦前後増秩三万五千石佐倉侯忠朝原秩十万三千餘石従封小田原増万石忍侯正武原秩九万石増万石盤築侯忠昌原秩六万五千石従封佐倉増万石東吉田侯長重原秩四万五千石従封盤築前後増秩二万石谷邨侯喬朝原秩万八千石従封河越前後増秩三万五千石壬生侯明敬原秩二万石従封延陵増

三千石水口矦明英原秩二万石從封壬生增五千
石高嶠矦重博原秩六万石從封西松山增五千石
鳥山矦直敎原秩三万石從封赤穂又從飯山又從
盤築增三千石刈谷矦重富原秩二万石從封烏山
前後增秩万石相良矦忠晴原秩万石增五千石守
和矦宗利原秩十万石先是分三万石而封其弟宗
純於南吉田元祿中增守和矦秩三万石復原秩廐
梁矦忠挙原秩十五万石先是分三万石而封其弟
忠寛於伊勢崎元祿中增廐梁矦秩三万石復原秩
源光長失越後矦後數歲召還復爵位為列矦給食

校

米三万苞世子綱國先卒元祿十二年　王命光長
取白川矦直矩次子長知以為嗣因封津山秩十万
石長知者光長從父昆弟之子也於是改名宣富源
忠帝失高遠矦長子忠救從頸城秩万石元祿八年
從封水口增万石此皆列矦原秩万石已上而更增
秩者也如真朝士太夫秩不滿万石者以勲勞恩澤
增秩則每虛月不可枚挙
寶永元年十二月立峡公綱豊為太子今居西城初
尾公光友者　王從叔父也　王妹適焉生世子綱
誠紀世子綱教者　王從祖昆弟也　王女適焉每

子峽公綱豊者　王兄子也　王年過五十而無子
宜立儲貳然　王欲取紀世子則恐峽公與泥世子
懲之是以猶豫未果至元祿寶永之際也泥速人薨
紀公老世子嗣立尋紀太公及嗣君皆薨　王又驚
於地震之災以為他變亦不可測也於是乃果徵峽
公立以為太子更名家宣時年四十三太子雖立而
不深喜知其非　王本意也
王寵河越侯保明日滋甚數增秩至十一万石賜
國姓為松平氏故事大國之君　王賜之名以其二
名之一比之兄弟也於是賜河越侯名曰吉保尋又

賜騶從荷偃月刀賜乘轎入平川門至廚門又賜河
越侯長子安暉名曰吉里及峽公入西城乃更封吉
保為峽侯增秩四万石與故所食共十五万石實二
十餘万石云詔書曰峽國者舊為我兄弟之國是以
臣下不得有之惟吉保侍中三十年忠貞冠古今不
可以不賞其以峽高麗八代高梨三郡之地封吉保
為峽侯峽侯侍　王燕間數言其長子吉里非己子
王亦不敢詰因視吉里猶子時人曰　王之寵峽侯
所以寵其子也峽侯夫人折井氏無子妾所產有五
男二女長子吉里次經隆次時睦次保教次保經

王命峽矦分封経隆時睦立為列矦秩皆万石保教
出嗣東金澤矦為米倉氏二女其一許土浦矦政直
嫡孫定直定直早卒峽矦女亦夭其一適安中矦政
森峽矦夫人私親有二女峽矦嫁之其一適高崎矦
輝貞其一適下舘矦直重峽矦為長子吉里娶廐梁
矦忠挙女先是　王遠廐梁矦至是乃善視之　王
有內嬖三人其一小屋氏寵貴並后其宮在五城號
曰五城夫人其二藤氏称大佐其三亦藤氏称新佐
並　皇人子也大佐有姪在宮峽矦嫁之小田原矦
忠增世子忠都治裝費数千金大佐德峽矦数称之

王前且愛峽矦世子吉里日夜発於言語欲　王悅
之也昔者　德王次子忠長矦駿而并峽秩百万石
峽山國也駿州瀕海有魚塩之利焉故峽非兼駿不
可以為國也峽矦既有峽因欲并駿侍　王間数言
其意大佐從旁賛之　王乃與大佐謀築北城而老
焉取吉里以為子使大佐母之使吉里矦峽駿二州
之地而　王与吉保饗其養寶永五年詔有司築北
城命肥後矦助工役於是峽矦頗有不軌之心以為
王千秋之後嗣王可圖也當是之時大小諸矦大抵
每慮事峽矦而讚矦賴常肥後矦綱利備前矦綱政

安濃侯高久為其尤讃侯先薨其餘三侯後先進爵
峡侯請也　王臨峡侯邸則侍令詣行在所峡侯以
為誠行大事則四侯者可與謀也　王后藤氏見
王寵峡侯父子已甚又知其與大佐謀老於北城欲
諫不可是歳冬　王患麻疹六年春　王疾愈乃定
益峡侯以駿地為秩百万石益封峡侯親屬婚姻其
非列侯者增秩以為羽翼正月辛巳宗室列侯群士
太夫咸朝賀　王疾愈壬午　王暴殂二月庚戌藤
后殂或曰　王既成謀將遂以癸未下詔藤后知之
故先朝一日因進候起居手刄戕之藤后亦即自殺

列相近臣合議秘藤后喪以出痘不起聞逾月而發
喪云　王春秋六十四太子代立是為　文王葬
憲王于東叡山造園寢焉命肥後侯綱利助工役寢
築北城故也
野史氏曰　憲王者可謂英主哉即位未幾削絀宗
室海內震恐諸侯咸服其威終　王之世莫敢不共
命非英主能如是哉然要其行事崇儒学樂施予立
威猛此三者　王之善也信仏法近僧道喜禱祠耽
遊宴翫雜戲比頑童升樂工愛犬馬禁殺生貴婦人
寵外戚好奢侈興土木滅諸侯造悪幣鑄大錢行銀

鈔變舊制此数者其不善也遺後嗣害亦多達觀数十年德川氏之盛極於斯而其衰亦始於斯云尒若監古者其漢武帝之儔乎

文王外紀

東武野史訊洋子著

文王者　猷王之孫峽公綱重之子也初名綱豊　猷王三子其母皆賤立長為太子名家綱是為　莊王仲子綱重季子綱吉是為　憲王　猷王殂時太子甫十一歳嗣立仲子八歳季子六歳以尚幼故未得封　莊王即位乃封二弟為侯綱重為峽公綱吉為館林公秩皆十万石後增秩皆十五万石與原秩共二十五万石天樹翁主者　德王長女　猷王之姊也嫁浪華豊臣秀頼秀頼死豊臣氏滅而翁主大

帰東都寡居於麹坊之第及　荘王時尚無恙峽公
年少数候姑翁主翁主使其侍女事之侍女者田中
氏名保良峽公因幸之遂有身生子男時寛文二年
四月戊辰也翁主愛之峽公夫人藤氏無子故立翁
主侍女子為世子名綱豊是為　文王延宝六年峽
公年三十五國用不足因朝見親借金於　荘王
荘王不懌語丞相甗梁侯忠清忠清以為不敬乃遣
人以　上旨風峽公使自裁峽公薨綱豊襲封峽公
及　荘王殂　憲王立憫兄故峽公以早薨故不得
為　荘王之嗣於是益封綱豊増秩十万石與故所

食共三十五万石　憲王太子緝熙早夭後不復有
子年過五十宜立継嗣峽公綱豊者兄子也親莫近
焉紀世子綱教者　憲王従祖昆弟而其女婿也
憲王以女婿之愛也欲取紀世子為嗣而悪捨兄子
惘疑未敢発命僧隆光知之乃陰以法祝詛峽公不
效又行巫蠱於其邸不中云及紀翁主薨紀世子尋
亦薨　憲王乃決策取峽公為嗣寶永元年峽公年
四十三冬十一月　憲王使中丞相河越侯吉保迎
峽公綱豊於其邸立為太子名家宣居西城太子
前在峽邸娶　皇朝大臣近衛家熈女為夫人於是

從太子入西城

河越侯吉保從封峡列相谷邸侯喬朝從封河越

太子之母田中氏生太子後数月又有身峡士有越知清隆者未室田中氏有身之六月故峡公嫁之越智清隆月滿生男後太子一歳名曰清武冒姓越智實峡公子也及太子入西城　憲王以清武實太子同母弟首封為列侯秩万四千石後累增秩至三万四千石封館林

太子在峡邸時孽猿樂人子間部詮房擢為郎中欲遂顕用之及入西城因以為請　憲王乃命行郎中令事封為列侯秩万石

戸田忠利前為峡相循謹奉上及太子入西城　憲王時賞其労命增秩与故所食共万一千石封為足利侯太子即位進爵為中太夫

故峡公之葬在浅草里幸龍寺及太子入西城　憲王命改葬於增上寺追尊號清揚王因立廟於其側置祭田一如先王廟

初太子之母生越知清武而卒葬於谷中里勇昌寺及太子入西城　憲王命改葬於東叡山因立廟開園於其側號長昌院

恃恐 特字 遣

初故峡公有過峡士根津其進諫弗聽幽憤発病而
死峡公後悔而惘根津死或時見怪異衆以為厲峡
公乃与傅相諸太夫議為立祠於谷中別荘令有司
歳時祭之及太子入西城欲新其祠請 憲王報可
遂令執政有司新根津祠於舊地弘敞荘麗亟法於
山王廟因置田園巫祝供奉恒祀
寳永六年正月壬午 憲王殂翌日癸未太子出令
上大銭峡侯吉保免中丞相己丑除焼馬頸毛禁
三月太子即位尊妃藤氏曰后
高崎侯輝貞上田侯忠周皆免侍中間部詮房為侍
中
國朝舊制秩万石以上為列侯則賜爵朝散太夫
憲王時朝士為官拜朝散太夫者多於前朝 憲王
以為朝散太夫太多故元禄以後凡小侯不有城唯
為中外官者得拜朝散太夫不則終身不得拜朝散
太夫 文王即位令小侯未賜爵者咸拜朝散太夫
遂復舊制
王后父前左大臣藤家煕来 王召之也特作舘於 時カ
神門外而置之三歳遺帰
村上侯忠孝薨年幾数歳法不得立後國除令其支

屬宍粟侯忠良以舊秩三之一五万石奉
其先祀新封川谷忠良年二十歳為侍中位次間部
詮房居二歳徙封古河
元禄以來諸侯奢侈國用不足造鈔代銀其士民皆
不便　王立出令禁之
王在藩嘗聞元禄宝永間所造悪幣海内百姓不便
自入西城益有志復故及美大統首止大錢即位之
後乃下執政有司議改幣有司奏言元金所雜銀錫
居半今造純金新幣使大小板重如故則海内金幣
減其半使其數如故則所補良金將焉取之不如權
半其重毋減本數以故價行之民明知純金莫敢不
行且絶偽造之姦然後待得各處山所出金而漸補
其不足以復慶長之舊宝銀去其雜色而純之則新
幣之一可以直宝永之二三四民明知純銀亦莫敢
不行　王從之遂令改幣其金幣小板及方金形如
故而薄小款文曰乾故世謂之乾金止小方金其大
板金未及改之其銀幣去雜色而純之一如慶長之
舊故每款文寶永七年之冬始行新幣与元禄悪幣
並行之乾金与元金同直銀則新幣之一直宝永之
二三四民間新幣之令下知乾金不久將復慶長之

舊復則乾金之二直慶長之一由是稍〻賤新幣以
為不便乃物價漸貴
高崎侯輝貞従封村上間部詮房累増秩至五万石
封高崎
王在藩時新井君美以文学掌書記及兼大統遂命
以文学給事中拜朝散大夫徵滬侯文学三宅緝明
甕侯文学室直清君美薦之也
造都門於京橋南二里　國初以来未立都門於是
始造之
中城大殿故有掖門兩柱無衡字其制甚質　王即

位改舊制新作四脚門彫飾莊麗諸門無比
正德元年冬朝鮮王使趙大億來聘國書称日本王
我始詰也　王好礼不愛財且欲誇客以國華故自
郊迎至饗食贈賄凡待客之禮有加於前朝前朝饗
韓客例作猿樂　王以為俗樂不足以樂大客故命
伶人作雅樂万舞客驚歎而深謝大禮初朝鮮王書
犯我　獻王諱及発書我有司過之新井君美救之
也客謝不敏且曰待歸改之既而復書成以授使者
亦犯朝鮮先王諱客亦過改而授之
北條侯某不愛其民用姦吏聚斂百姓怨之父老數

決

十人来東都候列相忍侯正喬出邀道而許焉事聞
因命忍侯與諸断獄官雜治獄決北條侯坐不能治
其國奪侯及秩万石更賜長子其廩米三千苞國除
為郡
王雖不好学而頗崇儒術以故寵新井君美暇則使
君美説経　王必著禮服下座而敬聴之
王白晳美姿貌好礼悪本朝久廃冠服上下無容儀
嘗欲興冠服復古俗因与君美謀之及藤大臣客於
東都数延見之而問古礼焉将以斟酌用之作朝儀
君美因稍〻草之云

王不好田獵遊観非謁先寝莫出城門唯在藩時鋭
洲有莊及即位修之為離宮歳一過焉耳
王好色多女寵後宮美人以百数其得幸而生子者
三人一曰太田氏二曰藤氏三曰勝田氏他不足算
藤后無子　王在西城太田氏生男以嫡子禮奉之
数旬夭太田氏者士之女也称苐一房尋又藤美人
生男亦不育藤美人者其父兄在　皇朝為列卿云
称苐二房最後勝田氏生男勝田氏者其父浮屠元
哲奉親鸞教者也偽朝士勝田某之女入仕後宮得
幸而生子男称苐三房及　王殂羕大統者是子也

藤后性和順不妬忌　王所幸諸美人皆善遇之
王好内政事之暇晝集宮女於内園而作妓樂闘草
拾翠濯舟水戲夜宴於内寢間部詮房皆與焉及醫
者教輩侍焉
詮房壯不娶妻亦不畜妾日夜在　王宮時一賜洗
沐而歸私第視其家事因一宿不過歳數次而已
王命後宮使女之可者進枕席於詮房次所
詮房有弟四人曰詮貞曰詮之曰詮衡曰詮言詮貞
早死詮之詮衡皆為郎中朝散太夫詮房無子以季
弟詮言為嗣忍侯正喬請以其叔父殿中騎郎將正

房之子妻之詮房因言忍侯以為列相
列相土浦侯政直河越侯喬朝参政水口侯忠救皆
増秩万石升上正長前為峽相原秩三千石従
入西城為侍中及　王即位累増秩至万石侍中水
野忠明為大坂副留守原秩七千石増秩五千石与
原秩共万二千石
僧義高以妖術祈禳于茅二房藤美人及藤美人生
子因為　王称其徳王乃召見而許建寺於都下且
賜地於湯島里乃建寺號金剛幢寺造多寶塔尋
賜田

正德二年十月　王有疾弗豫乃立第三房勝田美人所生子為太子甫四歳名曰家継甲子　王殂宗室諸侯咸走入朝列相乃屬宗室諸侯及群卿太夫士而告以　王臨終有言於是高崎侯詮房古河侯忠良傳顧命新井君美讀之大意在以輔孤子守國家望於諸侯群臣文見史策　王又患金幣未復慶長之舊也臨終遺命列相及侍中詮房忠良於是列相及二侍中因宣口勅遂布令海内十一月葬於增上寺

野史氏曰　文王久在藩邸見上政之不善慨焉既入為儲貳益有志於善治云及襲大位発號出令施德於海内為民脫桎梏士庶相慶共称万歳至若崇儒学修礼儀弛禁綱稀遊行罷大銭復金幣止銀鈔皆足以厲士紓民此其善者也其不善者喜華靡寵姫妾賣樂人好雜戲猶蹈前朝之轍而已雖然如天假　王数年則朝廷礼儀章服必有可観者焉庶幾復古何難之有哉惜也年在中身不遠閨房斵喪精元奄損天年有似漢成帝實亦蒼生之不幸也

章王外紀

東武野史訊洋子著

章王者　文王第三子母勝田氏　文王后藤氏無子美人太田氏藤氏勝田氏先後生子太田氏藤氏所生皆不育唯獨勝田氏所生無恙正德二年十月文王殂時甫四歲　文王臨終立為太子名家繼侍中高崎侯詮房受遺囑輔之當此之時彥根侯直該為丞相土浦侯政直河越侯喬朝小田原侯忠增笠間侯正岑忍侯正喬五人為列相関宿侯重之岡崎侯忠之壬生侯忠教松永侯教重四人為参政皆奉

頒令行官政是以百寮諸司各守其職法令無故壞
若畫一
十二月　章王即位尊嫡母藤后為太后作宮於西
城而居焉號曰天英院陞親母勝田美人為夫人宮
號月光院
正德三年三月　山城天皇遣使錫　王命故事
王即位　天皇錫命則大國諸侯更享列相以下群
卿太夫作猿樂大約三歳訖於是諸侯請享列相丞
相列相議不聽諭諸侯曰　文王立四年諸侯享列
相裁訖未幾不可復行大禮姑舍以待今　王重有

旦

慶事可矣諸侯喜如受賜因祝万歳
泥紀二公故常更之國於是請留東都護　王室也
高崎侯詮房自　文王時日夜在王宮非賜洗沐莫
敢帰私第　文王殂後詮房在公弥堅　章王幼
在月光夫人所則無晝夜詮房獨從之因通夫人初
尚私之後寢発見無復忌憚至若詮房脱公服戴煖
帽與夫人共擁爐私語　王見之謂傳母曰高崎侯
如王矣於是宮闈禁弛男女無別近臣侍醫直宿之
所日朝小臣洒掃或見有遺簪珥詮房雖知之而不
敢禁之以分謗也　王宮内外之乱前世所未有也

月光夫人傳母江島年三十餘美而淫外人與姦者莫知其數屢將宮女淫者遊勾欄因過酒家集戲子而飲宴焉或以厨櫃貯戲子使人扛以入宮匿於房中數日出入縱淫法吏莫敢詰之

正德四年二月月光夫人使江島謁　文王陵寢於增上寺还而遊鋸工坊戲塲遂過酒家宴飲移時及歸內城門已閉告夫人賜引信然後得入明日執法以聞于時列相河越侯喬朝直月乃下府尹及監察官治皆言江島淫行非一日之故自朝士以下諸吏及工匠賈豎或私姦或質成其事者凡數十人有淺深輕重無不連累宜以大小斷其罪自二月至五月獄決囚江島於高遠侯國朝士以下或死或流或奪俸禁錮終身或斥逐没入家産放宮女數十人斬賈竪一人流江島所與遊戲子三人都下為之匈〻謗讟日興

王禀性虛弱不耐寒暑月光夫人與與諠房奉　王遊內園夫人與諠房飲絃歌妓舞移時　王有所感冒鼽嚔惡寒遽奉歸宮裏頭襲衣侍醫進藥夫人命侍女設爐熾炭於室中四隅頃之　王流汗煩悶曰譆〻出〻夫人與諠房復奉以往內園則重感傷遂至

病困如是者數矣侍醫山田宗圓驟諫夫人極言其非慈幼之道用是忤夫人困自劾而退　王之所以早夭雖曰天命亦可謂夫人與詮房謀速之云

國朝歷世必置列相其丞相則或置或不置　憲王時拜彦根侯直該為丞相無何病免尋老　文王立復強起之拜丞相　章王立直該称病不朝動逾時居二歲餘賜告從婦人以往熱海浴温泉三旬返東都遂乞骸骨歸彦根君子曰彦根侯可謂不忠矣身無伊周之才而以其祖功代再為丞相當少主時縱不能康濟艱難尚可以竭力於國事不幸有疾邪縱不能出而視事宜臥於邸第而遂死於東都泥紀二公尚不之國彦根侯何去東都為況歸國乎

正德六年四月己未　王殂年八歲無嗣　天英院藤太后命列相及侍中高崎侯詮房冊立紀公吉宗為嗣五月葬　王於增上寺

野史氏曰　章王立而幼弱侍中詮房相之裁能臨朝然不能聽政列相皆前朝舊臣相與一心協力奉由舊章無所變更是以朝野翕然用命莫有叛心古之所謂與民休息者其若斯夫無祿　王早夭哀哉文王之仁而無後豈不哀哉

156/5/1

明和己丑十月謄写并校